

# 易混淆词语“相信—信任”的 语义特征与形式搭配辨析

## An Analysis of Semantic Features and Formal Collocations of the Commonly Confused Words *Xiāngxìn* and *Xìnren*

方清明<sup>1</sup>

Qingming FANG

中国华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

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e,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, China

fangqingm@126.com

万世交<sup>2</sup>

Shijiao WAN

中国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广附云湖实验学校

Guangzhou Baiyun Guangfu Yunhu Experimental School, China

1460804790@qq.com

DOI: <https://doi.org/10.5281/zenodo.18449593>

**摘 要** 学界对“相信—信任”这组易混淆词语有一定的辨析和研究,但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。本文认为二者都是信念义动词,“相信”自身具有确信特征,对象具有或然性特征,“我相信”后带小句宾语有五种情况:相关事情一致类、无法证实类、表面相悖类、祈愿类、承前省略类等。除动词用法外,“信任”充当名词时,可以与“取得”“建立”“缺乏”“辜负”等动词搭配。基于型式搭配视角,从副词类别、充当宾语的人称代词、相关名词类别等方面考察了二者的异同,最后尝试对“相信—信任”进行重新辨析,这将对现有成果起到补充作用。

**关键词** 信念义;语义特征;小句宾语;易混词辨析

**Abstract** There is some research on the two confusing words *xiāngxìn* and *xìnren* in academic circles.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of *xiāngxìn* in detail; that is, *xiāngxìn*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definition of belief, and the objec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obability. The objects with clauses after *Wo xiāngxìn*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types: consistency of related things, unprovable category, superficial contradiction category, prayer category, and inheritance and ellipsis category. This paper also makes a detailed investigation into the usage of *xìnren* as a noun. In addition, based on the pattern grammar method, we investigat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*xiāngxìn* and *xìnren* from the aspects of adverb categories, personal pronouns acting as objects, and related noun categories. Finally, the article tries to re-analyze

收稿日期: 2025-05-26; 修改日期: 2025-07-25; 录用日期: 2025-08-28

作者简介: <sup>1</sup> 方清明,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。

<sup>2</sup> 万世交, 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广附云湖实验学校教师。

基金项目: 2023 年度中国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“型式语法视域下汉语易混淆词比较研究”(23BYY049); 中国国家语委 2022 年度项目“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当代阐释与价值引领研究”(YB145-51) 阶段性成果。

*xiāngxìn* and *xìnrèn* to supplement the existing achievements.

**Keywords** Definition of belief; Semantic features; Small sentence object; Confusing word pairs

## 一、引言

学界对信念义动词“相信—信任”有一定探讨,如周有斌、邵敬敏(1993),杨旭等(2017),聂志平、刘子玲(2023),陈丽娜(2023),此外,多本同/近义词词典有所收录。相关成果概括如下:

第一,关于释义,《现代汉语词典》(简称“《现汉》”)(2016: 1429, 1461)里,“相信”的释义是“认为正确或确实而不怀疑”,“信任”的释义是“相信而敢于托付”。《现汉》释义方面具有权威性、经典性,出版时间早等特征,因此晚出的同/近义词词典在释义方面大都引用《现汉》的释义。在此基础上,多位学者认为“相信”语义较轻,“信任”语义较重(张志毅, 1981: 191; 张志毅、张庆云 2005: 646–647; 蔡少薇, 2010: 838; 聂志平、刘子灵, 2023)。张志毅(1981); 张志毅、张庆云(2005)还认为“相信”所指事物多是不在眼前或将要发生的。

第二,关于词性,“相信”没有名词用法,“信任”还有名词用法(吴叔平, 2000: 410–411; 赵新、李英, 2009: 487–488; 王还, 2015: 414–415; 杨旭等, 2017)。

第三,关于宾语对象: 1)“相信”的对象可以是人,也可以是事;“信任”的对象只能是人或单位、组织等由人组成的团体(周有斌、邵敬敏, 1993; 杨寄洲、贾永芬, 2005: 1256–1257; 赵新、李英, 2009; 蔡少薇, 2010: 838; 方绪军, 2012: 434; 王还, 2015)。与前说不同,聂志平、刘子灵(2023)认为“信任”可以带指物宾语,但存在一定的句法语义限制条件。2)“相信”的对象可以是自己,“信任”的对象不能是自己(杨寄洲、贾永芬, 2005; 赵新、李英, 2009; 蔡少薇, 2010; 方绪军, 2012)。

第四,关于句法结构: 1)“相信”的宾语除了代词、名词,还可以是动词性词组或句子,“信任”的宾语只能是代词或名词(赵新、李英, 2009; 方绪军, 2012)。2)“信任”的前面可以有介词短语“对……”,“相信”不能(赵新、李英, 2009; 方绪军, 2012; 聂志平、刘子灵, 2023),不过周有斌、邵敬敏(1993)认为二者都能用于“对……”句式。

第五,搭配方面,方绪军(2012)认为“信任”可与“赢得、取得、获得、得到”等动词搭配。张寿康、林杏光(2002: 1284, 1315)分别列出了二者的搭配情况,但未进行辨析。

上述研究成果加深了人们对“相信—信任”的认识。但客观而言,有些问题还有较大探讨空间。为有效辨析二者的异同,我们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: 1)“相信—信任”属于哪类动词还需要探讨; 2)“相信”所带小句宾语的特征是什么; 3)名词用法的“信任”有哪些特点; 4)二者的型式搭配存在哪些差异。

## 二、“相信—信任”的句法、语义特征辨析

### （一）“相信—信任”是何种动词？

国外学界一般把“相信”称为内隐动词、心理动词或认知动词。如 Palmer (1965: 70–72) 指出第一人称加内隐动词 (private verb), 用来报道说话者 (可能只有他自己了解) 的感知活动。Quirk 等 (1985: 1181–1187) 将“事实性动词(factual verbs)划分为私动词 (private verb, 例如 believe、think) 和公动词(public verb, 例如 agree、admit), 并认为私动词表达了诸如‘信念’的思想状态和诸如‘发现’的思想行为, 从它们不可视的意义上讲, 这类状态和发现都是私人的”。

在国内, 周有斌、邵敬敏 (1993) 指出“相信”是心理动词, 认为它能受程度副词“很”修饰, 同时能带宾语。北京语言大学“BCC 语料库·多领域” (简称“BCC 语料库”) 是由北京语言大学荀恩东教授团队研制的大型现代汉语语料库, 总字数约 95 亿字, 是全面反映当今社会语言生活的大规模语料库。通过检索发现“很相信” <594>, 它确实能受“很”修饰, 但频率并不高。而“想”“喜欢”这类典型心理动词在“BCC 语料库”中出现的频次却很高, 如“很想” <49618>例, “很喜欢” <36304>例。另外, 可以说“心里认为、内心觉得、心里想”, 而“内心相信”“心里相信”并不常用, 因为“相信”主要不是基于内心感觉, 而是基于观念、经验、判断或推理等因素而形成的认识。陈颖 (2009: 79–80) 指出“认识动词”体现的是说话人对自己所说话语真实性的评估, 与传信范畴有关, 所联系的是一个事件, 而不是事物。蔡淑美 (2019) 把“相信”归为评判类动词, 表明人的态度、认识或感受。综上, 我们认为“相信”“信任”属于认识动词的下位类别, 具体可称之为“信念”义动词。

### （二）“相信—信任”的言者优先性

“相信—信任”与人称代词搭配存在明显的频次不对称。检索“BCC 语料库”, 以“相信”为关键词对相关搭配进行统计, 如表 1。

表 1 “相信—信任”与人称代词共现频次差异

项目	第一人称	第二人称	第三人称
相信	我相信<33241>	你相信<4296>	他相信<5032>
	我们相信<5722>	你们相信<420>	他们相信<1031>
信任	我信任<543>	你信任<393>	他信任<218>
	我们信任<57>	你们信任<16>	他们信任<64>

分析表 1 可知, “相信”“信任”与第一人称搭配高于第二人称、第三人称。这可以从“第一人称权威”(first person authority) 和“言者优先”视角来看, “当一个人声称他具有一个信念、希望、欲求或意向时, 此时其他人的内心意向状态并不适用于这个人”(Davidson 1984)。

值得注意的是,“我相信”属于超高频搭配,共计<33241>例,这也暗示该搭配含有其他搭配所不具备的额外功能,超高频搭配是揭示其用法的重要线索。如无特殊情况,后面分析“相信”带小句宾语时,以“我相信”为例进行说明。

### (三)“相信—信任”的确信性与程度性

信念义是“相信”的核心语义特征,因此“相信”自身具有确信性。这可以从“相信”与其他认知动词比较中看出来,例如:

(1) 我以为老张是个好人。 我觉得老张是个好人。

我想老张是个好人。 我看老张是个好人。

我认为老张是个好人。 我相信老张是个好人。

(2) ?我大概相信老张是个好人。 ?我也许相信老张是个好人。

?我有些相信老张是个好人。 ?我可能相信老张是个好人。

例(1)说明,“我相信”比“我以为”“我觉得”等更加确信“老张是个好人”。例(2)里符合“?”表示一般情况下不能说。常规情况下,对于一件事情,首先表现为“相信”或“不相信”,而不是表现为犹疑,不太能说“我大概相信”或“我大概不相信”。“我相信”较少受弱化成分修饰,这也说明其确信性。相对于“我觉得、我认为”等而言,“我相信”表现出较高的确信。

表示较高确信的“相信”依然可以接受程度词修饰,即“信念本身有一个重要的特征,它以不同程度的确信来刻画或把握”(郑伟平,2014)。反映到语言表征上,“相信”是有程度之别的,“一点儿也不相信、不相信、相信、很相信、非常相信、绝对相信”等,以及“半信半疑、确信”等都说明“相信”可以接受程度词语修饰,可以进行程度刻画。与“相信”比较,“信任”的确信度更高,这是学界普遍共识。即“我信任你”要比“我相信你”更为确信。

既有研究已指出“相信”可带小句宾语,而“信任”不行。我们认为需要进一步对“相信”带小句宾语的情况进行考察,进而归纳出“相信”的用法,这也是其与“信任”相区别的重要方面。

### (四)“我相信”带小句宾语

“相信”本身具有确信性,但是其对象客体具有[+或然性]。袁军荣(2012)认为“只有在或然性存在的时候,才需要相信”“只有在怀疑同时存在时,才需要相信”,得到经验证实的事物不需要说“相信”。如人们不说“我相信  $2+2=4$ ”“我相信我的名字叫张三”。Fetzer(2008)提出三种类型的承诺:认知承诺、情感承诺和社会承诺,其中“认知承诺主要是通过命题的确定性、或然性、可能性体现”。“我相信”主要表达的是说话人主观上对事情或然性的不怀疑。

“我相信”所带小句宾语通常是一个未实现的事情,或未确定的观念,具有或然性。因此,不是所有类型的小句宾语都能出现在“相信”后面,例如:

(3) \*我相信我今天去钓鱼。

(4) 我相信钓鱼是一项有益运动。

例(3)里符号“\*”表示不能说的句子。“我今天去钓鱼”是一个简单小句，只是陈述客观行为，不需要启动信念认知，与信念没多大关联。例(4)能说，因为“钓鱼是一项有益运动”是一个命题，不同的人对“钓鱼是否有益”有不同看法，这需要启动信念认知，表现出认知判断性。通过例(3-4)说明，越是简单具体确定的小句宾语越不太能与“相信”搭配，越是需要推理判断的非确定的小句宾语越倾向可以与“相信”搭配。

我们再比较，“我觉得”后面可以带具体评价性小句宾语，而“我相信”不行，例如：

(5) a.我觉得小王人真好。

b.我觉得你跟小王处对象，挺好的。

c.我相信小王人好。

d.\*我相信小王人真好。

e.\*我相信你跟小王处对象，挺好的。

例(5a-b)显示，“我觉得”可以用于具体的主观评价。例(5c)能说，因为“小王人好不好”虽然是对个体的评价，但仍有不确定性。例(5d-e)，“小王人真好”已经是高程度主观评价，确定性很强，“你跟小王处对象，挺好的”也很具体，因此这两例不能说。

#### (五)“我相信”小句宾语的五种情况

第一，小句宾语与相关客观事实一致。例如：

(6) a. (两位好友吃饭)“我相信我们能吃完”。(一小时后，餐桌上的饭菜吃完了。)

b.我觉得我们能吃完。

c.我们能吃完，我相信。

例(6a)，“我相信”的内容与事情发展结果一致。它是口语化的表达，牵涉到的“信念”并不多，可以替换为“我觉得”，如例(6b)。“我相信”也可以放在句尾，已经语法化，具有话语标记功能，如例(6c)。

第二，小句宾语反映的相关事件无法证实。如陈丽娜(2023)所论，“我相信”还可以是“虚假的或不合逻辑的事物，只要主体表示相信即可”。例如：

(7) 我相信世界上真的有鬼遮眼这回事。(BCC·微博)

观察例(7)，这时“相信”的心智成分占据主导地位，只是个人的一种主观信念。“鬼遮眼”是无法证实的，但说话人如果有这方面的信念，他就可以说“我相信”。因此“我相信”的事物不必然真实存在。文雅丽(2007)认为“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思维能力，对事物的认知会有差异，因此对同样的信息会表现出不同的信任程度。即使同一个人，对同一信息的信任程度，在不同的时间、环境里也会有差别”。正是信念的不同，有的人相信世界上有鬼，也有的

人不相信世界上有鬼。

信念一般不会轻易改变,在某个时刻,人们一般要么相信,要么不相信。但这不是说信念始终不会改变,“随着信念支持证据的增加,信念度也将随之提升”(郑平伟,2014),人们有可能发生从不相信到相信的转变,反之亦然。例如:

(8) 突然间,叶翔又跃起,他手里的甯铃突然暴射出十余点寒星,比流星更迅急的寒星。他的右手已抽出一柄短剑,身子与剑似已化为一体。剑光如飞虹,在寒星中飞出,比寒星更急。寒星与飞虹已将老伯所有的去路都封死,这一击之威,简直没有人能够抵抗,没有人能够闪避。孟星魂当然知道叶翔是个多么可怕的杀人者,却从未亲眼看到过。现在他看到了。最近他已渐渐怀疑,几乎不相信以前有那么多的人死在叶翔手里,现在他相信了。(古龙《流星·蝴蝶·剑》)

(9) 在孩子们遇难以后,我不再相信上帝了。(辛格《冤家,一个爱情故事》)

例(8)孟星魂最开始“不相信很多人死在叶翔手里”,但是由于亲眼所见叶翔可怕的杀人手段,信念程度增加,最后导致孟星魂改变想法,变为“相信很多人死在叶翔手里”。信念程度的改变会导致“相信”与否的改变。例(9)是从相信到不相信的用例。

第三,小句宾语与事实表面相悖论。例如:

(10) 马大哥由湖南改去四川,罗淑带着女儿离开上海去同他会合。第二年二月他们的儿子在成都诞生,可是不到二十天母亲就患产褥热死在医院里面。三月初我从兄弟的来信中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,好像在做梦,我不愿意相信一个美满的家庭会这么容易地给死亡摧毁。(巴金《随想录》)

(11) 我们知道,这里曾有过一个多么温暖而幸福的家。现在,妻子失去了丈夫,儿子没有了父亲。他们的太阳永远殒落了……几天来,不幸的惠英一直在床上躺着。直到现在,她还不相信丈夫已经死了。她披头散发,两只眼睛像蜂蛰了那般红肿。即是风摇动一下门环,她也要疯狂地跳下床,看是不是丈夫回来了?面对空荡荡的院落,她只能伏在门框上大哭一场。可怜的明明抱着她的腿,跟她一起啼哭。她自己水米难咽,但总得要给孩子吃饭。饭桌上,她像往日一样把丈夫的筷子和酒杯给他摆好。这是一种无望的期待。但她又相信,丈夫一定会像过去那样罗着腰从门里走进来,坐在这张饭桌前……(路遥《平凡的世界》)

观察例(10-11),生死是大事,也是文学作品建构文学冲突的常用手法。这种看似悖论的描述不能按照真值语义来理解。如例(10),“可是不到二十天母亲就患产褥热死在医院里面”明确叙述“母亲死亡”,但是后面却说“我不愿相信”,这看似是一个悖论,却表达了“我”真实的情感。郑伟平(2014)指出“信念以接受为前提”,接受某事物才有可能相信某事物,不接受某事物就不会相信某事物。即说话人其实知道“母亲已死”;但是情感上,说话人不愿意面对母亲死亡这一残酷事实。最后“情绪战胜了理性”,他不愿意面对母亲已经死去,他不接

受这一事实。这种看似悖论的描述将信念与事实对立，并放在一起叙述，目的是使它们在强烈的冲突中表达真正的情感意义，从而给人强烈的心理冲击。“我相信”这种用法在文学作品中并不少见。同理，例（11）亦可如是分析。

第四，“我相信”带祈愿、愿望类小句宾语。这时候不强调“相信”与事实是否真的一致，即事实能不能实现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表达一种倾向，增加相关事物的信心，加强美好的期望。这种用法的“我相信”具有明显的积极义，大致相当于“我希望”“我祝福”等。例如：

（12）我相信《中华散文》一定越来越有更多的读者，而且越有更多的作者，前途无量，要好好地办下去。（《人民日报》1994年1月24日）

（13）我相信——我的梦总有一天会实现。（《人民日报》1984年3月8日）

（14）“我相信爱情能够战胜一切。”（BCC·微博）

（15）“我相信未来会更加美好。”（BCC·微博）

（16）龙年大吉，龙马精神，行大运！好人会有好报，我相信。（BCC·微博）

例（12-16）都是未然事件，表达对未来的美好期待。尽管有些个案从逻辑事理上不可能，如例（14），在现实生活中，“爱情战胜一切”是不可能的，但是这并不妨碍说话人去相信它，以表达说话人的积极信念。

第五，“我相信”经常充当对话的答句，这可看作小句宾语承前省略。例如：

（17）“相信旧情复燃吗？”“我相信。”（BCC·对话）

（18）“加油，有努力就会有回报”“嗯嗯，我相信。”（BCC·对话）

### 三、“相信—信任”的型式搭配辨析

同为信念义动词，“相信—信任”有一些共同点，如都具有[+述人]特征，都以指人词语做主语，都可以带人称代词或指人名词做宾语。二者都不能进入“把”字句，如一般不说“我把你相信”。下面主要从型式搭配视角辨析二者的差异。

#### （一）副词与二者的搭配差异

表2 副词与二者的搭配频次

不相信<30714>、不要相信<1618>、难以相信<1539>、不再相信<796>、不太相信<753>、不大相信<519>、再也不相信<1333>、并不相信<511>、根本不相信<434>、绝不相信<291>、一直不相信<124>、绝对不相信<107>、决不相信<89>、谁都不相信<46>、死都不相信<26>也相信<2274>、都相信<1616>、就相信<1018>、完全相信<1009>、只相信<970>、一直相信<896>、还相信<792>、又相信<773>、才相信<646>、始终相信<661>、宁愿相信<640>、太相信<523>、很相信<594>、绝对相信<441>、非常相信<136>、一点儿也不相信<11>
不信任<6063>、完全信任<372>、绝对信任<181>、相互…信任<1917>、互相…信任<552>

分析表 2 可知,整体来看,否定性副词修饰“相信”的类型频次和实例频次都远远高于肯定副词修饰的情况。“不相信”出现<30714>例,属于超高频搭配,这是揭示其用法的重要线索。“不相信”可以受强度副词“完全、一直、绝对、根本”修饰,以增强否定语力,如例(19)。当然,“相信”也可以接受肯定性副词修饰,如例(20)。

(19) 凭良心说,她根本不相信世界会出现奇迹,因为她从来也没有看见过奇迹。(王小波《黑铁时代》)

(20) 塞拉西马柯,我现在绝对相信你在说自己的真实想法,而不是在开玩笑。(柏拉图《柏拉图全集》)

当“不相信”与人称代词搭配时,“我不相信”依然是最高频的。“不相信”有时候用于流行话语,如“莫斯科不相信眼泪”“青春不相信眼泪”“市场不相信眼泪”等。“X 不相信眼泪”表示不轻易相信感情或不轻易放弃目标。

与“不相信”相比,“不信任”可以是状中结构,如例(21a);但也可以整体名词化,如例(21b)。

(21) a.我不信任这个人。

b.各方需要解决婚姻中的不信任。

(22) “听我说,亲爱的小苏珊,你真把我当朋友看吗?”“当然啦,漂亮朋友。”“对我绝对信任?”“绝对信任”。(莫泊桑《漂亮朋友》)

“信任”与“完全信任”“绝对信任”有一定搭配用例,如例(22)。“信任”与其他强度副词较少搭配。此外,“相互信任”“互相信任”都有较高频率,而“相信”一般没有这种用法。“相互信任”具有双向性,凸显信任是彼此双方的事情。

有时候,“相信—信任”前面紧邻出现的名词成分比较有点。检索“BCC 语料库”发现“有理由相信”<1639>例,相当高频,这说明人们一般不会无缘无故地相信某事,需要有理由才会相信。“让人相信、使人相信、令人相信”也有一定使用频率,这表明“相信”是与人有关系的动词。若排除拟人等特殊用法,人们一般不说“狗相信、让狗相信”之类的句子。“群众相信”“群众信任”都有用例,但二者不尽相同。“群众相信”里“群众”是主体,充当主语,而“群众信任”可以整体名词化,甚至口号化,多充当宾语,如“受群众信任、值得群众信任、深得群众信任、赢得群众信任”等,此时“群众”已经从施事角色演变为“与事”或“关事”角色。

## (二) 人称代词充当宾语的差异

表 3 人称代词的搭配频率

相信我<18212>、相信你<15620>、相信他<10795>、相信自己<10462>
信任我<2054>、信任你<1622>、信任他<1553>、信任自己<315>



分析表 3 可知,第一,“相信”与“我、你、他、自己”均为超高频搭配。第二,“相信自己”出现<10462>例,而“信任自己”为<315>例,前者是后者的 33 倍多。因此,“相信自己”高频搭配是揭示其用法的重要线索。首先,“相信自己”可以表达增强信心、给自己加油鼓劲。“相信自己的能力”“相信自己的直觉”“相信自己的感觉”等都是一“相信自己”。例如:

(23) 希望过年后有新转机,祝福自己,相信自己。相信自己,一定会成功。相信自己有能力,一定会好起来。(BCC·微博)

(24) 发现这一切小小的乐趣,并借助于我取得的一切赞赏,我敢于相信自己与众不同,才华超群。(奥尔罕·帕慕克《伊斯坦布尔》)

有些“相信自己”用于“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、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”,这基本是一种夸张的表达,用于说明相关事物的出现超出了说话人的主观认知。例如:

(25) “我们分手吧。”他冷漠地说。“你说什么?”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(张小娴《三月里的幸福饼》)

(26) 卫逸书在心中赞叹了一声,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——眼前这个美得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真的是颜甄吗?(绿荷《我们结婚吧》)

值得注意的是,“信任自己”共有 315 例,但仔细观察后发现,大部分不是真正搭配,如“信任自己的人”“信任自己的能力”。前述相关学者认为“信任”不能与“自己”搭配,但我们也确实发现少部分用例属于真正搭配,例如:

(27) 校长及其群体成员,必须有一个与本人实际情况非常接近的自我认识,既不狂妄自大,也不妄自菲薄,做到相信自己、信任自己、接纳自己。(BCC·科技文献)

(28) 充分放权的结果,形成了上下级互相信任,下级感到上级在信任自己,产生了极大的被信任,工作起来更加舒心和卖力。(BCC·科技文献)

例(27)里,“相信自己”“信任自己”“接纳自己”构成递进关系,“信任”比“相信”语义稍重,与递进关系契合,语料里这种用法占比较高。例(28)是从他人视角说“信任自己”,如下级说出“上级信任自己”,这种用法不属于“自己信任自己”,但却是“信任自己”的合法搭配。

### (三) 名词宾语的差异

除指人名词外,“相信”还能与抽象名词、时间名词搭配,如表 4。

表 4 与抽象名词、时间名词的共现频率

相信…爱情<4259>、相信…缘分<206>、相信…感觉<202>、相信…感情<187>、相信…爱<146>、相信…直觉<103>;相信…命运<370>、相信…上帝<345>、相信…科学<293>、相信…星座<241>、相信…梦想<136>、相信…童话<108> 相信明天<411>、相信未来<391>、相信以后<213>、相信现在<204>、相信今后<168>、相信今
--

天<154>、相信今年<111>、相信将来<84>、相信明年<75>

分析表 4 可知,“相信”与“爱情”“命运”均有一定的搭配频率,而“信任”一般不与这类词语搭配。汉语词义识解具有乐观主义倾向(袁毓林,2014),“相信”与这类名词搭配多具有积极义,如“相信……缘分”是指相信有好的缘分。“爱情”“缘分”与人的情感密切相关,这类词语虽然具有或然性,如“爱情”不会因为某人单方面相信就会获得,“感觉”也有错的时候。但是“相信爱情”“相信感觉”多倾向乐观的积极解读。“命运”“上帝”这类搭配似乎是以第三者视角出现的,如可以说“我们之间的爱情”,但一般不说“我们之间的命运”“我们之间的上帝”。“命运”“上帝”这类词语具有不确定性,甚至有人相信有神秘力量在掌控,因此产生信念问题,有人相信,有人不相信。“相信”后可以出现表示将来的时间词语,“相信现在”“相信今年”等虽与现在相关,但并未完成,依然具有未然性。此外,我们观察到“相信”与“政府、科学、国家、共产党、公司、组织”等名词有一定的搭配频率,而“信任”较少这种用法。

#### (四)“信任”的名词用法

既有研究已指出“信任”有名词用法,而“相信”没有名词用法,但我们认为需要进一步对“信任”的名词用法进行考察,这也是其与“相信”相区别的重要表现。

第一,“信任”作为名词,与动词搭配的情况,如表 5。

表 5 “信任”与动词搭配的频率

取得…信任<855>、值得…信任<762>、赢得…信任<106>、获得…信任<405>、受到…信任<154>、建立…信任<369>、产生…信任<145>  
增加…信任<206>、增进…信任<142>、充满…信任<138>、加强…信任<118>  
辜负…信任<419>、缺乏…信任<239>、不能…信任<176>、失去…信任<163>、不可…信任<140>

分析表 5 可知:

1) 考虑得失是人之常情,“信任”虽然看不见摸不着,但跟有形的价值物一样,是有价值的,有好处的,有意义的,因此“信任”与“取得”“值得”等动词搭配非常自然。“相信—信任”倾向于[积极性],“我相信你”“我信任你”可以变换为“你值得我相信”“你值得我信任”。正如蔡淑美(2019)所述“这个人值得信任”体现了一种功用角色,说话人认为“对这个人的信任”是有价值的。

2) “信任”作为积极义名词,还可以从它前面共现的名词体现出来,如“友谊和信任、安全感和信任、信心和信任、好感和信任、希望和信任、责任感和信任”等。“友谊、安全感、信心、好感”等都是积极义名词,“信任”与这些名词共现时,存在一种语义递进关系。

3) “信任”不是固定不变的,由于双方合作增加,彼此可以“增进信任”“加强信任”等。

也可能由于缺少某种前提而说出“缺乏信任”。还可以由原来“拥有信任”，变成“失去信任”。信任也可能被辜负，因此有“辜负……信任”搭配。

第二，“信任”可以与“对”类介词结构共现。检索发现，对…信任<9631>、对于…信任<230>、出于…信任<102>、基于…信任<73>。例如：

(29) 不要辜负我对你的信任。(BCC·微博)

(30) 那一代人相信文豪是代表纯粹思想观点的最优秀的公民，因此对文豪的想法寄予无限的信任——当然，以后是非常失望。(茨威格《昨日的世界》)

前贤多有提及“信任”的前面可以有介词短语“对……”。要注意的是，“信任”一般不直接充当介词“对”的宾语，“信任”充当抽象名词时具有修饰语依赖性质，一般要求修饰语出现以确定其所指。例(29)，如果说成“不要辜负信任”，就显得比较空洞；而说成“不要辜负我对你的信任”，“信任”的主客体就比较明确了。

第三，“信任”作为名词，还可以充当中心语。此时相关修饰语多为高程度的，如“充分信任”出现<529>例，“绝对的信任”“最大的信任”“极大的信任”等也有一定用例。如可以说“小王得到了老板的充分信任”，但是一般不说“小王得到了老板的一点儿信任”。现实语言里，要么有信任，要么没有信任，并且对“信任”进行肯定修饰时，往往倾向高程度表达。

第四，“信任”作为名词，还可以充当修饰语。“信任感”出现<732>例，“信任危机、信任度、信任关系、信任票、信任程度、信任问题”等也有一定用例。其中“信任感”指信任的感觉，“信任危机”是指产生缺乏信任的一种现象。“相信”一般不能充当修饰成分。

## 结论

基于前述分析，我们尝试对二者重新进行辨析如下：

第一，“相信”“信任”都是信念义动词，“相信”指“认为正确或确实而不怀疑”，“信任”指“相信而敢于托付”。“相信”语义较轻，“信任”语义较重。

第二，“相信”的对象可以是人，也可以是事；“信任”的对象大多数情况下是人或单位、组织等由人组成的团体。如“我相信你”“我相信这件事情”“我信任你”“\*我信任这件事情”。

第三，“相信”后可以带小句宾语，如“我相信老张是个好人。”“有人相信世界上有鬼。”“奶奶去世已经十年了，但我现在依然不愿意相信。”“A：加油，有努力就会有回报；B：嗯，我相信”。“相信”还可以带小句宾语表达愿望、祝福等，如“我相信爱情”“好人会有好报，我相信”。“信任”不能带小句宾语。

第四，搭配方面，“相信”可以受加强否定的成分限制，如“再也不相信、并不相信、根本不相信、绝不相信、一直不相信”等，还可以与“让、使”共现，如“让人相信、使人相信”。“相信自己”表示给自己加油鼓劲，如“相信自己的能力”“相信自己的直觉”“相信自己

的感觉”。“相信”还能与一些抽象名词、时间词搭配,如“相信……缘分”是指相信有好的缘分。“相信明天”“相信未来”多指未发生的事情。作为动词“信任”有一些搭配较为特别,如可以说“相互信任”“互相信任”“彼此信任”,“相信”较少这类用法。

第五,“信任”有名词用法。“信任”虽然看不见摸不着,但跟有形的价值物一样,是有价值,有好处,有意义的,因此有“取得……信任”“值得……信任”“赢得……信任”“得到……信任”等搭配。“信任”还可以说“建立……信任”“增加……信任”“缺乏……信任”等。“信任”可以与“对”类介词结构共现,如“小王没有辜负公司对他的信任,顺利完成了这项任务”。“信任”可以充当中心语,如“充分的信任”“绝对的信任”“最大的信任”“极大的信任”等。“信任”可以充当修饰语,如“信任感”“信任危机”“信任度”“信任关系”等。

本文基于真实语料,归纳二者的用法,并从语义特征、型式搭配等方面进行辨析。相较于以往对“相信—信任”的辨析,本文重视“相信”带小句宾语的具体情况,带宾语的搭配类型,重视“信任”充当名词时的型式搭配,这对现有辨析成果而言,应该是一种有益补充。我们需要重视各种类型的易混淆词语的搭配复杂性和频率差异,型式与语义相互验证。基于型式搭配的易混淆词语辨析精细化研究,是提升同/近义词词典编撰质量的重要途径之一。

## 参考文献

- 蔡少薇.(2010).《跟我学同义词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。
- 蔡淑美.(2019).“值得”句的构式形成和意义浮现.《语言研究集刊》(1), 15–28.
- 陈颖.(2009).《现代汉语传信范畴研究》.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。
- 陈丽娜.(2023).基于语料库的汉语“相信”谓词句研究.《黑河学院学报》(1), 143–145. <https://doi.org/10.3969/j.issn.1674-9499.2023.01.042>.
- 方清明.(2020).基于型式搭配视角的高频易混淆抽象名词辨析研究.《语言教学与研究》(4), 49–57. <https://doi.org/10.3969/j.issn.0257-9448.2020.04.017>
- 方绪军.(2012).《汉语相似词语区别与练习》.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。
- 聂志平,刘子灵.(2023).也说“信任”与“相信”——从“信任”的句法表征谈起.《对外汉语研究》(2), 136–149.
- 王还.(2005).《汉语近义词典》.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。
- 文雅丽.(2007).《现代汉语心理动词研究》(博士学位论文).北京语言大学。
- 吴叔平.(2000).《汉语动词380例》.华语教学出版社。
- 杨旭,牛瑶,王仁强.(2017).“怀疑/信任”的词类标注研究——兼论兼类词自指义项的释义模式.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》(2), 5–11. <https://doi.org/10.3969/j.issn.1672-0962.2017.02.001>
- 杨寄洲,贾永芬.(2005).《1700对近义词语用法对比》.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。
- 袁军荣.(2012).或然性·相信·信仰.《西南科技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(1), 17–21. <https://doi.org/10.3969/j.issn.51-1660/C.2012.01.004>
- 袁毓林.(2014).汉语词义识解的乐观主义取向——一种平衡义程广泛性和义面突出性的策略.《当代语言学》(4), 379–500.
- 张寿康,林杏光.(2002).《现代汉语实词搭配词典》.商务印书馆。
- 张志毅,张庆云.(2005).《新华同义词词典(中型本)》.商务印书馆。
- 张志毅.(1981).《简明同义词典》.上海辞书出版社。

赵新,李英(2012).《学汉语近义词词典》.商务印书馆.

郑伟平.(2014).知识与信念关系的哲学论证和实验研究.《世界哲学》, (1), 55–63.

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.(2016).《现代汉语词典(第7版)》.商务印书馆.

周有斌,邵敬敏.(1993).汉语心理动词及其句型.《语文研究》, (3), 32–48.

Davidson, D. (1984). First Person Authority. *Dialectica*, 38, 101–111. <https://doi.org/10.1111/j.1746-8361.1984.tb01238.x>

Fetzer, A. (2008). And I think that is a very straightforward way of dealing with it: The communicative function of cognitive verbs in political discourse. *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*, 27(4), 384–396. <https://doi.org/10.1177/0261927X08322481>

Palmer, F. R. (1965). *The English Verb*. Longman.

Quirk, R., Greenbaum, S., Leech, G., & Svartvik, J. (1985). *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*. Longman.

(责任编辑: 应文静)